

湧

幢

小

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二

陳三將軍

論賊

二則

縣令討賊

流賊

六則

振武兵變

鄖陽兵變

黃梅盜

哮賊先兆

盜儼訛傳

妖人物 二十則

假番物

丐販

二則

長至警報

方士

僧道之妖

妖黨

除妖

吴建

小匡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二

湖上朱國禎輯

陳三將軍

湖廣興國州南接江西瑞昌縣陳友諒襲其地改爲路封于陳三將軍守之國初平漢其遺孽改姓柯氏與部曲談吳王三家通居興瑞連叻之所于孫蕃衍跋扈不軌劫略占奪逋負錢糧莫敢如何都御史趙賢題請立爲興瑞里擇各姓子可教者教之冥頑自如又議立界首堡以衛官統軍彈壓

狎視如嬰兒嘗劫羅繼萬家極慘毒又劫羅繼淳
家殺九人反縛繼淳兄弟獻瑞昌縣謂爲陣獲強
盜請賞

諭賊

伍驂安福人景泰中以御史往福建時汀賊方熾
公單騎趨上杭詢賊出沒時俘賊婦女械繫苦楚
悉縱之一致仕教官耄且病不能從賊獨家居公
選二老卒自隨造其家教官掙死公至拜且泣曰
家屬皆爲賊驅吾以病在此奈何公曰若可召親

威來吾諭之因畱宿明日自寨來者十數人公諭
以利害仍給以帖來歸者萬餘人乘勢驅兵破其
疆梗據寨者鎮守內臣欲上其功公耻之力辭得
免還朝卒

正統中閩寇起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宐
遣人往可撫而有衆疑憚莫敢往惟儒士周鑄與
千戶龔遂奇毅然請行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
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奇恐欲起去
周不爲動徐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

亾有且設草具周飲食意氣揚揚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是日遂奇食亾不能正七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亾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乃爲儒者服矣蓋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歿老人先從賊屢敗乃請降爾又賊將張畱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亾伯孫繼逆尤倚仗之周乃寓書畱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諜佯若悞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畱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被

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

縣令討賊

鄱陽劉公祿以進士爲浙之平陽令時礦賊殺吏
僭號重兵討之不克公請却兵獨任其責有土民
葉光家蓄灰士能制賊公抵其家諭之光感激用
命遂平之有海寇十七艘將登岸公親禦之挽弓
命中殪一人又一矢貫篙工手賊駭遁去而公初
未嘗習射也後終工部主事子洵南宮第二人三

甲第一

流賊

成化二十一年大盜席英先爲達官指揮使犯法
避罪達舍王永者亦殺人亡命以驍勇善射相結
行劫于固安霸州諸處從之者復數人一日忽騎
馬露刃白晝入京城尋其仇不得去而愈肆錦衣
指揮陳璽令正千戶趙承章捕之二人皆無謀率
衆遽往旗校二人爲所殺 上怒降承章爲副千
戶令璽等戴罪追捕繼又降璽職命指揮同知劉
良代領其事論中外懸賞購捕二賊欲走出關不

果其黨漸獲勢亦孤乃遁去久之不獲后東廠太
監羅祥緝知在河南差千戶王英往跡之二賊匿
新鄉縣人唐慶唐恕家慶恕以報寧山衛指揮臧
綸知縣王素合兵擒之適隰川王遜燦亦遣校尉
王彪至苦鬪就擒檻車械至命廷鞫上以其罪
惡深重非他盜比磔于西市

張茂者文安縣大盜也家有高樓列屋深牆窄室

招集亡命劉宸

卽劉六

劉寵

卽劉七

齊彥名李隆李銳

楊虎朱千戶皆其徒也茂又納賂交通豹房諸近

侍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居與茂邇茂結之爲兄
因得徧賂馬永成于經谷大用輩遂出入禁中嘗
侍 上楚鞞倚是益無忌憚庚午春夏間河間叅
將袁彪數敗茂及諸賊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
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曰此彥實
吾弟也爾今後好相看無相阨又舉酒屬茂曰袁
叅將今日與爾有一面之好爾今後無寇河間彪
畏忠不敢誰何旣而都御史甯杲欲擒賊立功有
巡捕主簿李姓者承杲意僞作彈琵琶優人入茂

家具知鄉道杲率驍勇者數十人乘其不備入擒之斧折茂股車載以歸餘賊相率至京謀出首逆罪忠與永成爲之請于上且曰必獻銀一萬乃赦之寵宸計無所出潛令楊虎劫近境冀以足所獻會虎焚官署寵宸知事敗乃四散逃去其徒日多叅將桑玉又受其賂不肯盡力以攻嘗相遇于文安村中寵宸匿民家樓上欲自到玉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脅官軍敗衄者數十人至樓下彥名曰呼諸敗軍皆呼彥名曰救至矣無恐也寵

宸遂彎弓注矢以出射殪數人王大敗引還時辛未六月也及都御史馬中錫奉命討之中錫家在故城懼賊殘其墳墓乃爲招撫之計嘗與賊會飲于桑園時已有詔旨劉六等不赦又懸賞格募能擒斬者卽與中錫酒中云宸曰無多言吾已知朝廷不赦我輩矣中錫曰無之宸乃出詔旨于袖中拂衣挺刃而去凡京師動靜悉先知之以貂璫爲之與主也自是數盜橫行中原殺人滿野村市爲墟久之方平喪亂之慘乃百十年所未有

者

蔣恭靖按畿內時劉六自山東敗後潛歸治垣屋
將謀自脫公與巡撫李舫齊議招撫遣固安典史
諭降劉六聞言羅拜典史令其姊自首乞命遂連
疏其事乞赦不報會壩上賊劫團營軍器太監張
永疑爲劉發軍圍其家敵殺指揮官軍圍解與鄉
里勸哭別去禍遂半天下矣六初匿天津王長治
指揮家追捕甚急王故錢寧腹心告急于錢遂遷
舫齋爲兵部侍郎蔣亦得代去劉始出柙不可制

今人能說劉六事而蔣公在事初未之及

正德七年磔反賊趙鏐等于市鏐卽趙風子少爲
文安學生每大言自負楊虎劉惠等作亂鏐與其
弟鏐鎬以五百人從之于河間虎歿立惠爲首惠
卽劉三也僭號奉天征討大元帥鏐改名懷忠稱
副元帥有陳翰者常從計畫稱侍謀長史又僞授
其黨以都督指揮等官分爲二十八營統衆至十
三萬分掠州縣鏐說惠盡返虎所爲禁焚掠屠戮
嘗附奏言羣奸在朝濁亂海內以古所聞未有不

亾者請梟群奸首以謝天下然後斬臣首以謝群
奸屢攻南陽不克獲舞陽僧德靜者詐指爲唐王
宮人所生置諸營中欲資以爲名號又攻泌陽欲
執焦芳戮之芳走匿乃毀其居掘其先墓而去鏃
每歎曰恨不得爲天下誅此賊及兵敗鏃翰與前
後所獲賈勉兒龐文宣郭漢宋祿孫玉朱倉孫隆
張富李隆孫虎等共三十七人傳詣闕下詔皆處
死剝爲魁者六人皮法司奏 祖訓有禁 上不
聽尋以皮製鞍韉 上每騎乘出入

劉六等攻河南西平知縣王佐使義民賈得山督城中兵禦之得山驍勇戰三日夜殺賊數百人會城陷得山與佐俱沒于賊一門遇害者三十七人嘉靖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贈本縣王簿仍從祀王佐祠

劉六過趙州有炊兒年十八九歲與母妹同居賊三人至其家欲犯其妹炊兒怒乘不備提刀盡殺之

振武兵變

嘉靖中倭寇起南京募兵三千營曰振武三十九年庚申二月二十五日殺侍郎黃懋官懋官福建晉江人鄉舉時夢千餘人持挺相向官府尹以嚴辯稱改前官署中多聚蜂結巢甚盛謂爲吉徵變之前數日遍體皆粟寫一神牌祈禳無故自焚家人見一緋袍者坐堂上懋官至徐徐引去曰是我家先人也卒不察是何祥旣以苛刻失衆心有數十卒闕于院門親戚多請自便不聽然內懼出眷屬匿撫臺署中而密以帖邀內厰何綬督府徐

鵬舉李廷竹大司馬張鏊少司馬李遂至懋官出
迎諸卒隨入懋官以金帛布地餌之不退益大集
綬等皇恐將往估計廳俟變而懋官自後踰垣體
魁壯不能上一家僮自下推之仆地氣息僅屬抵
一民家羅姓者口出語不可辨但曰馬石渚方員
外誤我馬爲前尚書坤方則名攸躋贊其事者第
中劫掠一空截其故妻之柩跡懋官得其處時綬
鵬舉等亦至懋官牽鵬舉衣呼諸卒爲爺曰發廩
發廩鵬舉稍諭止之罵曰草包何爲張鏊呼曰幸

爲我貫懋官不聽數卒翻屋上木飛瓦及鵬舉冠
乃各棄去曰力不能保公矣然猶抱鵬舉足不肯
舍一侍者手撥之乃脫卒持挺亂下其家僮臥腹
上受捶無數面決眼突挺及懋官身一卒持銃擊
腦後垂死拽至大中橋以繩裸懸坊上紐不解結
每一縣輒擲下初猶作呻吟聲數擲絕矣劉世延
後贖其屍殯而歸之

鄖陽兵變

萬曆十五年李見羅材撫鄖陽改叅將公署爲書

院十月初二起工是日叅將方印已解任去米萬
春繼之會于離城六十里之遠河鋪方有忿言米
激軍士梅林王所熊伯萬何繼持傳牌令旗與杜
鶴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搶掠園逼軍門凡諸不便
事宜文卷逼取軍門外燒燬又勒餉銀四千二百
兩克賞次日米尚次城外十里李飛東速之又次
日米入城鼓吹銃炮過軍門履任釋戎服晉見仍
勒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過追改者
仍收城門鎖鑰李隱忍從之復閱操行賞哨官楊

世華云乘此冒賞近千劫庫米佯怒而心是之卽
諷軍士告加月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
惟寧入城一見米卽云各官兵將擁汝爲主帥米
大怒擁衆喧亂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喝曰殺副使
是反誰敢誰敢丁僅得免李避走襄樊裴淡臬應
章代之好言慰米仍杖殺梅林王所事得定而訛
言傳數年不息

黃梅盜

萬曆十六年三月黃梅賊首梅堂詹三漢劉汝國

一曰劉少溪余孟新四人創首凡七十餘人擁入
蔡永季家搶掠事聞撫按蘄州守徐希明慮左右
皆盜黨致居民能幹曰潘案者托以擒盜案設計
與吏目蕭芬于宿松縣古車嶺擒堂父子并獲劉
汝國之妻具知各盜踪跡次年正月燒停前驛往
來長溪山二郎河等處又往玉樹觀朱元三家殺
人開倉放穀復到宿松廖佳賢家近二百人楚撫
約南操江合兵勦之都司周弘謨進兵至竹麻尖
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

而逃獲陳策屍身中二鎗踰旬餘面如生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

哮賊先兆

哮拜未反前一年有雀集拜之左肩旋右繞者三匝凌雲而翔拜喜曰煙霄遐舉此其徵乎及寧夏軍亂衆欲推拜父子拜因其日乃先歲雀翔之日也遂從之據城稱王抗官軍未幾敗滅凡自來帝王真正成事者必有奇應草竊者亦必有異如吳曦所見乃天奪其魄而送之歟也

盜倣訛傳

嘉靖末倭虜交倣中原皆震又加以水旱各處盜賊蜂起河南人訛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府沒于黃河于是林慮縣有賊聚且數千睢州亦有賊百餘突犯南關比知前言非實乃始解散當時景象如此危矣危矣

妖人物

嘉靖時河南邳徐間多妖民惑衆而陳靖寶者爲之魁虜立賞格捕之下邳樵夫蔡五采薪於野

衣食不給歎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便有官有
錢逢一白衣人荷擔上繫葦席從後呼曰我識陳
靖寶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驚釋擔以問白衣取
葦席鋪於破垣之側促坐共議斯須顧蔡厲聲一
喝蔡爲席捲起騰入雲霄遡空而飛直去八百里
墮於益都府庭下府帥震駭謂爲巨妖命武士執
縛荷械獄犴窮訊所由蔡不知置辭而靖寶竟亾
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韓飲在桂州時有妖賊封盈能爲數里霧嘗行野

外見黃蛺蝶數寸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
得石函書數卷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
某日將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
匹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
大霧至午稍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
可勝數是年韓卒

唐元和三年党超元隱居華山羅敷水南冬夜有
一女子來容色絕代謂超元曰妾南塚妖狐也學
道多年遂成仙業今者業滿願足須從凡例祈君

活之耳超元唯唯又曰妾命後日當死於伍坊箭
下來晚獵徒過者宜備酒食待之彼必問所欲卽
云親愛有疾思一獵狐因出束素與党曰得妾之
屍請夜送舊穴乃拜泣而去至明鬻束素以市酒
食爲待賓之具其夕果有伍坊獵騎十人來求宿
遂厚遇之十人問所欲超元如前云云乃許諾而
去南行百餘步有狐突走遶大塚走作團團之一
箭而斃持與超元超元奉之五素旣去超元洗其
血臥於寢牀覆以衣衾至夜分潛送穴中以土封

之後七日女子復來泣謝因致藥金五十斤再拜而去且曰金烏未分青雲出塚上妾去之候也超元明晨專視如前云云後胡客酬金價每兩四十緡

會稽有物方長如一尺牘飛空中暎日作金色數鷹遶逐之時繫獄者名劉朝忠見之祝曰如祥也則墮此已而漸近果墮獄中則吳之草蓆也禁卒持白於官知縣古文炳命祝禳之

汪處立西廡之日妖狐出見朝房傾倒貽士林之

禍甚烈後雖廢逐南京至弘治十四年尚存營謀
復用 孝宗憐而許之與王越同召噫惡根之難
斷如此

成化中山西崞縣民王良學佛法於彌陀寺僧李
金華見人輒爲好言勸諭之忻州民李鉞聞而悅
之願爲弟子所談皆虛幻事從之者至數百人遂
謀不軌相與言曰吾佛法旣爲人信服由是而取
天下亦不難但邊兵密邇慮或相撓阻若遇韃虜
通謀令其犯邊因與官軍出禦乘間而起事可濟

也於是良與鉞撰妖言數十篇謂皆夢中佛所授者衆皆跪拜爭觀良曰干戈炒不得水不得了有一人解曰水居北方韃虜是也必韃虜犯邊方能了事良卽撰表欲上迤北小王子請犯邊當爲內應令何志海等四人馳馬負表具旗號器械以行至朔州胡浪莊失道爲守墩者所獲良等知事敗卽集衆欲攻墩縣適巡撫翟瑄等遣兵剿捕良等率五百人奔定襄縣洪泉寨山間嘯聚剽掠州縣官招撫之不服乃督民兵入山攻之會大霧賊不

爲備兵至倉卒不能敵皆奔竄獲良於五峯山搜
各山獲百二十三人及妖書器械衣服馬匹頗多
瑄會太監劉政及叅將王昇御史吳裕等遣人械
良等五十四人至京師命法司會官廷鞫得其情
悉斬之瑄政等各賜勅獎勵于是左都李秉等奏
錦衣衛鎮撫司累問妖言罪人所追妖書圖本舉
皆妄誕不經之言小民無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
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鄉民咸知此等書籍
決無證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再犯奏可其書

有番天揭地搜神紀經金龍八寶混天機神經安
天定世繡瑩關九龍戰江神圖天宮知賢變迂神
圖經鎮天降妖鐵板達通天混海圖定天定國水
晶珠經金鎖洪陽大策金鋒都天玉鏡六甲明天
九關夜海金船經九關七返纂天經八寶擎天白
玉柱夫子金地曆劉太保泄漏天機伍公經奪天
冊收門纂經佛手記三煞截鬼經金鎖攔天記緊
關周天烈火圖玉盆經換天圖飛曆神工九轉王
堯金燈記天形圖天髓靈經定世混天神珠通玄

濟世鴛鴦經錦珊瑚通天立世滾雲裘銀城論顯
明曆金璋紫綬經玉賢鏡四門記收燕破國經通
天無價錦包袱三聖爭功聚寶經金曆地經奪天
策海底金經九曜飛光曆土傘金華蓋水鑑書照
賢金靈鏡經硃砂符式坐壇記普濟定天經周天
烈火圖六甲天書三災救苦金輪經智鎖天關書
惑天迷化經變化經鎮國定三世陽曆玄元寶玉
鏡傘錦華蓋換海圖轉天圖推背書九曜飛天曆
彌勒頌通天玩海珠照天鏡玄天寶鏡經上天梯

等經龍女引道經穿珠偈天形圖應劫經天圖形
首妙經玉賢鏡透天關盡天曆玄娘聖母親書大
上玄元寶鏡降妖斷怪伍家經金光妙品奪日金
燈紅塵三略照天鏡九關番天揭地神圖金鋒都
天玉鏡玉樹金蟬經玄娘聖母經七返無價紫金
船銀城圖樣龍鳳勘合

李子龍本侯姓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見
爲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遊方至河南少
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命後當極貴又遇道人田

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名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得其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推其命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以與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者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先是道仙有偽朝章勘合并勾籌符印散與內使鮑石崔宏長隨鄭忠王鑑常浩左少監宋亮右副使穆敬得權乃得夤緣出入內府石忠等皆爲所誑敬

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朱廣素與石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原訪得權稱有貴相乃傳於亮等日久情稔往還各遺以鞍馬服用等物石嘗報織染局內官韋寒設饌每得入內府石忠稱爲上師北面拜得權不爲禮勢日張大爲錦衣官校所發執得權等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衛門忽詠曰韋寒死矣鞠實得權及道仙廣石皆伏誅餘黨俱發克軍已而都給事中雷澤等言得權鮑石等内外交通陰謀不軌醞釀禍亂死有

餘辜乃止將得權等五名處死餘黨王原等九名俱獲宥免刑罰太縱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追究悉誅之上以事旣行不聽兵部言錦衣官校孫賢等俱都指揮袁彬提督能捕獲妖賊例應陞賞詔命陞彬俸一級賞白銀十兩綵段二表裏賢等各陞一級同時有陳廣平山東濟寧州民假以黃冠私習兵法遍歷秦汴楚蜀間僞爲星象陣圖惑人交結不逞之徒潛謀不軌至南京爲都督府都事卜馬翊誘獲之執至京下都察院

獄鞫之恐有隱匿奏請差官勘實上命太監汪直錦衣指揮陳璽會南京守備內外官拘事干證佐者械至京并鞫得其姦惡罪狀坐死以上皆成化年間事也時方士業已用事故妖書盛行

成化十七年有妖見于晉府寧河王宮中或爲神像或爲王侯需索酒食時時舉火將焚宮羅拜求請妖叱嗟甚震且曰還我故地至明年冬夜火大發居第冠服器用皆盡妖亦隨絕

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美艷正德初嘗與選入

內旣而罷歸耻不肯適人數感夢謂必有萬興者
來聘乃許其人貴不可言一遊僧出入智家知其
夢間以語人道士段銀挾妖術因潛易姓名且賂
僧使謂智曰爾家明日當有大貴人至明日銀至
問其姓名與夢協智家懽呼羅拜之卽妻以滿堂
銀乃出妖書轉相煽惑鄉民神其夢從之者日益
衆銀恐事覺携滿堂逃山東嶧縣儒生潘依道孫
爵策杖從之時稱臣王銀遂僭號改元大順平定
往來牛蘭神仙二山久之銀爲新城人所獲并得

其妖書撫按官以聞詔釋其誘從者銀及依道爵
皆斬于市滿堂有 中旨特令全之乃送浣衣局
尋入侍豹房上晏駕始復出云

嘉靖初年乾州有狂人樊仲者多貲而誕方士集
其門諛曰當大貴于是傳播遠近集無賴子部署
又以照水法惑之陰相結者近萬人乙酉秋寇乾
州遠近震動立督鐵爐庵候諸部並發不至蓋皆
爲隣縣及土人所擒而逸者又二日于敖等兵至
悉縛斬之

妖僧行果者術能使人出神而成仙郎中劉景寅
某員外吳維新鼎信之其法扇室守以童子景寅
得所指授眩甚有盈寸小人自口出歌如蠅聲語
劉曰吾君之元神也童子見而駭呼小人忽亾劉
遂僵仆悻病而卒維新故折足行之亦眩忽絕叫
入仙至矣起步趨若不跛者俄聞空中語曰將採
鳳膏龍髓續爾筋時家中百恠朋作犬登竈嗥兒
反接啼會行果至維新罵曰汝刳任氏二稚爲幻
將訴殺汝矣果驚走維新亦病悻未幾卒兩家亦

日衰

嘉靖十七年昌平州古佛寺僧田園造妖言惑衆
入京師千戶陳贊家僞授贊安國公殺其庶祖母
劉善秀及欲舉首人曾廣以滅口東廠捕獲併贊
俱伏誅仍命行保甲法榜諭中外禁止

四十三年京中白蓮教有逆謀其黨執僞告身二
卷省糧藥一包首之首換徐存齋聞之兵部楊虞
坡以兵往北人皆奉此教傳有飛刀飛鎗之法無
敢前者徐之家人與原首人挺身往乃就縛

四十五年馬道人爲妖遠近大開各戶多縣籠籠
籠籠四字以壓之三四月方息

萬曆庚辰年余館于沈氏阡步之墅薄暮覺五里
外洶洶人聲如捕賊者稍冥聲益近而厲如數千
人水戰狀大呼擊撞主人懼以小舟遁去余步墻
外火光四合焰在樹端與人聲震動天地漸漸近
在隔河而墅之左右竟不能逼余心知妖術不爲
動夜半方熄次日歸家知簿中亦爾蓋廣袤且百
里矣此妖術所爲捕兵遇一舟有人方剪紙人馬

僅寸許擒送官治之後不復作

雷峯塔相傳鎮青魚白蛇之妖嘉靖時塔煙搏羊角而上便謂兩妖吐毒迫視之聚虵耳隆慶庚午孟夏流福溝甃石忽動抉起見鯨如大車輪紅白色龜頭而三尾作馬鳴屑者舉懸肉鈎曳投市魚筍中擊之鋸牙齧人市衆聚觀竟日惡妨其業磔焉胡孺廉文憲竹園在金沙灘門東有三足蟾氣冲人輒死一日園丁報蟾出從牖窺之皂色如覆釜張口如丹漆盤盂紅光盈尺金目爍爍與龍舌

嘴曳鍊之猴滿覺衙遮道之蟒併蟾爲三害地不知何故多蟾其伏井厠者中其氣立死膚色如蠟有方士捕得蟾如三斗盎籠之月下吐光接月一日忽穢氣不可近倏失之巫迎邑神周宜靈王必先見翠蟾三足如芝每躍入神袍袖而沒或曰此月路也

黃鶴樓雄峙武昌萬曆丁酉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淘智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

處傷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著絳袍持
刃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起駭幾死甦爲人言如
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
入陰雨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龜蛇大鬪後龜
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稅使至破
壞全楚如虎傅翼擇人而食爲捶死及逼死者不
可計其後民殺其黨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攫金之
變起殺一大臣王子伏斧鑕者數人

潮州城西有湖山上多惟石民歲罹患宣德間知

府王源命除之至下果獲石骷髏復掘丈餘又得
石刻回風二字先是郡有挽回淳風之謠今果應
之源字啓澤福建龍溪人進士

揚州掘港塲沙中露一船桅幾二丈許相傳爲大
業中征遼所遺每陰雨輒聞其下有鼓吹聲萬曆
丁酉守備翟紹先命軍士發之鋪幾及船驟雨如
注旋爲土塞已再發又再塞翟懼而止近爲雷擊
其桅粉碎鼓吹聲亦漸稀又李新泰有莊在立發
河近歲莊戶濬河深三尺許得一船艙甚大隨掘

隨陷入土船形製特異其長未可竟也衆共駭異
下土實之不復敢窺

江西人最喜溺女民有連生四女者皆溺之瘞於
寢室最後溺一女瘞已月餘忽見女手出地上疑
爲猶犬所發以土覆之次日兩手皆見又深瘞之
次日兩手兩足皆見乃恠而焚焉近丙辰冬龍遊
河南民婦有產得巨蛇者蟠踞屋棟一晝夜猶連
聲呼媽媽索乳徑投母懷母驚而殞蛇亦自斃旁
人訊之則此婦先產七女皆溺死巨蛇之報宜其

及已

假番物

成化中京城外有軍民葉玘靳鸞等與番僧謀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爲葛巴刺碗并數珠假以爲西番所產競市之獻中官曰轉世妙法得利甚厚前後所發墓無算至是緝事者聞于朝番僧皆遁去獲玘等送刑部鞫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 上曰律載發墓其罪皆死況此輩取人髑髏市於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相去幾何宜卽誅之

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丐販

弘治中山陝人孫騰霄等三十人三五爲群道遇
丐者以衣食誘之爲傭隨其所至令守舍給炊爨
騰霄等遊行市間視有富商巨家輒持貨與之買
易論直高卑則以言激其怒相毆罵隨號咷而去
夜則殺丐者昇至其門羣哭之揚言欲訟于官其
人懼出財物求解乃復昇去焚之名曰販苦腦子
前後殺數十人事聞 上曰人命至重此曹乃以

爲貨殖姦巧橫出所殺者至數十人罪難輕貸其
爲首者凌遲處死爲從者斬並梟首示衆仍榜諭
天下知之

近日浙西丐子密爲羣散各處抱人幼女逸去剔
其眼令行乞于市日責錢若干夜則行淫積財甚
富事發捕治有一人利而居間衆大閔丐者適械
過市衆捶殺之乃散

長至警報

萬曆丙午冬余爲南司業長至當詣 孝陵上香

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陵
殺諸司官據城僭號已閉九門毋得出闔城洵懼
余往聚寶門報謁所親從者皆無人色往返三十
里並不見街市一人次日云已擒得四十九人付
應天獄矣爲首者劉天敘斷指挑膝筋內外守備
會鞠儼磔者七人餘皆斬奏聞一得旨不時取
決是時句容道上行行人長江中行舟絕且三日矣
細訪之天敘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擡一小佛像歷
各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若鞋線之類至南京妄言

有法術能晝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生事有
納錢者來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哭於陌上呼而
視之曰來生當爲后妃遂攜與俱去行淫如是而
已衛軍某者頗黠欲誘而取之禮爲師請試其術
不可固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者數四軍
逼之愈甚計窮乃謬曰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
四十九日此際大亂相殺且盡各宜躲過何暇試
法蓋借此將乘間逸去也軍得其情卽告之操江
豐城侯李某李遣人告之內守備太監邢隆外守

備撫寧侯朱某尚書叅贊孫某俱會守備府既內
懼且色動并告者執之攘以爲功豐城侯忿甚來
爭拒不納更閱跡張大其事陳兵出入謂俄頃間
發覺定此大難封侯不足道其實天敘等數人皆
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菜傭踏麪人也漸有
覺者藉藉耦語時丁敬宇方爲操江都御史兼掌
刑部大理事知其詳旣得 旨下法司則丁爲政
守備叅贊盛氣來言謀逆大夥不可縱丁素和煦
衆恐有所怵不能堅持而丁更以婉行之曰某不

才事既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
且毋動某不難屈膝以謝皆愕不能對而軍士乘
機脅詐者無算訴者近千人悉絀其詞致之叅贊
乃改擬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時天敘已歿如
法梟示而故事戍者必立枷時方霖雨枷大中橋
不一夕已有死者沙壅其屍俟滿日方埋丁聞亟
往視召錦衣若兵馬官語曰如此十日必盡死

朝廷開以生而我輩乃欲死之且以骨戍乎以鬼戍
乎天日在上鬼神難欺此等事必殃及子孫亟搭

蓆蓋坐以蒲團湯沐飲食之四十七人者皆得免
時余已轉諭德自家北上抵滁告歸密過南中宿
舊署親得其事私記如此

方士

憲宗信用方士李孜省等 世宗信方士陶典真等
故一時妖黨最盛所在見告并 宮禁中亦不得
安靜說者謂方士能役鬼并挾五雷法取信人主
且惑人耳目也一時氣運如此英明之主且落其
中傾府庫甘爲之役何況其他因思我 太祖信

佛歸併寺院雖徵名僧建醮追薦而終不溺其說
別爲崇重 文皇亦如之惟待法王稍過然旋即
送歸撤其殿而于道教惟太和山一役則因嘿祐
之功竭兩朝物力表其巔至今奔禿四海似是天
開地闢大聖人因而成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至
我 神宗皇帝與 兩皇太后各于城外建寺頒
經督以內臣又開經廠頒賜諸名山始遍遣去僧
人使人俱另給路費不由驛遞達和尚駐城外三
年雖 御劄親問答有 御汗一點萬世津梁之

語然終不天加賞賜又首計欲開戒壇中貴人日
夕憇憇竟不許而所謂張真人者其術益衰入朝
建醮只了進香故事獨持大柄享國長久聖謨淵
遠矣

僧道之妖

家居以來惟平日父老相識者來扣始一見餘無
至者至亦不見僧道亦如之然此輩浸淫日盛陰
譎詭秘只據所聞僧業來自江北領其徒二十餘
人所至傾動自縉紳以下無不納交卽富翁紫綬

怪吝者亦迎至其家謂之供養資贈甚厚僧有閉
閤一二年者亦潛出謁見凡見者勿論男女大小
皆有所獻多者始得其解願一言執筆作數字餘
額之而已凡收數千金歸此僧妖也一道士來自
江西同里某生母子俱病邀之再三始至博衣大
帶亦領二十餘徒至門傳呼禹步而入入卽危坐
茶至舍而四巽顧盼若有所見若有所指揮張筵
甚盛次日延入令病人東首臥仗劍選數處下概
加釘議建醮四十九日索千金爲謝其家疑懼而

止此道妖也

妖黨

近年妖徒以余所見庚子年有徐州趙古元一事
余同年郭一陽光復以叅政飭兵請於總督調淮
營三千虞變總督則余師劉晉川先生東星也調
凡四十日深以爲非郭閉門求歸而撤軍之牌遽
下余典閩試還京適在署中郭見牌恚甚問計余
曰將隱忍守此官乎抑權宜稍全憲臣體貌也總
之一去要去得有些氣概耳郭曰爲我籌之曰非

徒籌之且將爲君斷之命停牌毋發亟出視稟諭
將士已申文撤軍束裝待命至第三日郭曰時久
且奈何余曰未也至第四日之夕余曰可矣下令
明日具威儀巡城各廟拈香告慶抵戲馬臺譙賞
方始懸牌上下帖然余至濟寧劉師已知狀迎問
曰子乃爲郭叅政軍師耶總督牌可擅停且抹改
日子否余曰事有之郭叅政初欲擊碎此牌掛冠
單騎出城去幸門生勸解乃得止且此等舉動吾
師實性急失體寧本道請兵已許已行且久駐而

不使之請撤徑自下牌者乎上下不和生出是非
如何幹事師喜且拊曰子可謂秀才進步者矣郭
亦竟解官歸後起原秩爲左轄改撫遼東勞瘁沒
于任可惜至癸卯妖書事發若從歸德之言星星
之火勺水可滅乃震驚 官府擾動朝野以一無
賴子繳生光償抵真是可笑此際月月報內庫進
奉之銀時時允內臣叅劾之奏 宗室殺巡撫刑
戮于湯沐之鄉宰相被惡聲趕逐于端門之下大
水幾壓都城大計幾于留用則崇乃移之 朝廷

矣然猶曰 軋綱獨攬未盡下移也丙辰以後一切縱橫都不忍言而崇乃自上及下自大及小過移于山林然則今之在在蠢動以妖變告者誰定積之貽之也古云妖由人興此語到今其根最遠其禍最大最烈若人心中妖孽不除反使之弄唇舌逞干矛而欲禁其末流必不可得

除妖

文中子云止謗莫若自脩息爭莫若無辯此二句可與諸葛武侯寧靜淡泊句並傳一則立身之法

一則處世之法卽尼父聞之亦當首肯蓋皆深于
易道就中體貼出來余謂守此四句天下無難事
無變事惟妖黨盛行當用何法除之兵刑二字自
不可已其他正人心厚風俗等語又迂遠非救病
急法余謂莫要于擇守令守令得人協以縉紳之
賢者一切鎮以安靜狀勿輕准殺勿輕罰民間自
然寧帖卽有妖人密密訪而驅之又甚者摘而擒
之亦非難事况人心不甚相遠彼見上官如此鄉
士大夫又如此卽有不肖之心自然潛消嘿奪古

言得良二千石一人可當精兵三萬良縣官一人可當精兵三千意正如此余謂良縣官一人可當精兵十萬縉紳互相砥礪亦在在之于城也

小匡

余暇日行曠野不覺十餘里忽父執陸叻齋翁棹小舟至同入古廟中翁素謹嘿不輕發一語忽譚及地方妖異事慨曰司成公卽隱尚善論事試問今爲有司官者當用何術可以致治潛消此變余舉數端皆笑不盡謂然翁曰大道爲公四字冷不

可見亦不可行矣惟有小匡二字儘可做得余竦然問狀徐曰假如今各鎮市中必有魁猾領袖無賴子開賭博張騙局僧道念佛則挨入司香火社節出會則奮身釀金錢甚至販鹽窩鹽與訛造言無所不至黠者又結衣冠人爲助把柄在手頭緒甚多流棍異說可疑之人因而附麗顯爲民害暗釀亂端若有司官于此等人訪得的確指名捕至數其罪錮于獄從中時加縱操開以生路勿破其家勿牽累其妻子許以改過自新使之顛倒出入

于吾掌股上而又未卽輕釋則彼既有生望又內
顧重自然震懾不生他計其黨亦且潛伏驚散每
處將一二人美到一二年然後度其罪之輕重方
與發遣根雖未除焰自頓熄地方便帖然有數年
安靜總計前後五六年間一任官平平過去再無
意外之傲而良民享福亦如之非小匡而何余曰
此言極簡當極新發抑自悟中得來乎從讀書中
得來乎曰天下事那一件書中不有那一件不自
書中悟得既讀矣有遇有不遇遇矣覺得另有一

番作用一番精神平日所讀似都忘却悟于何有
時翁方謂野次之語可以放膽乃又有于垣之耳
謂囑余有所中傷翁復對余一笑靜持之久乃得
解要之一日小匡卽一日太平一家小匡卽一家
太平一方小匡卽一方太平推之天下皆然寧論
大小耶

跋

是編起己酉之春至辛酉冬
月積可三十餘冊凡經稗海
諸書所載行于世者都不敢
錄然耄而忘隨汰隨忘又不
可勝計要以見意澹宕自喜

而已生平原無文又絕無著
作間舉筆并其稿失去以為
常即此亦時有散佚而存者
尚多會赴

召檢出節為三十二卷付之
梓歷年山居工夫上不用之

道德下不用之文章而僅
得此子不云乎博矣猶賢乎
已夫聖人之所輕後人之所
習曰手談曰坐隱何等自在
余此好故自不減奈老去僅
可終三局一切緊關事皆憤

憤不理而反耽此不足紀之
語不足傳之事積此不足有
無之瀆雖于心思初無所費
可免枯木殊絲之誚要以少
費紙墨重為梨棗災又或者
更因此取笑取憎于人豈非

一生拙計垂老而更甚者乎
方割裂時如蜂採花亦自有
味既成閱之等于嚼蠟又幾
欲毀去夫人心亦何常之有
喜則茹之厭則吐之天下事
皆如此并付之流雲逝水可

矣

壬戌年九月題于西郊之暎
月軒